## **layout: default**

body {  
  
 }  
 p.big {  
 line-height: 3;  
 font-size: x-large;  
 }  
 p {  
 font-size: 1.5em;  
 }

# **原文**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巿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 **翻譯與文法說明**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齊國有一個名叫馮諼的人，貧窮匱乏得不能自己生存，讓人囑託孟嘗君，希望在他的門下寄食。

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孟嘗君說：「客人有甚麼愛好？」  
  
(朋友)說：「客人沒有甚麼愛好。」  
  
(孟嘗君)說：「客人有甚麼才能？」  
  
(朋友)說：「客人沒有甚麼才能。」  
  
孟嘗君笑著而接受他說：「好吧！」

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左右因為孟嘗君瞧不起他，用粗糙的食物給他吃。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馮諼)住了一段時間。靠著柱子、彈著他的劍，唱著歌道：「長鋏，回去吧！吃飯沒有魚。」

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

左右用此向孟嘗君報告。孟嘗君說：「給他吃魚，比照門下的客人。」

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再住了一段時間，又彈著他的鋏，唱著歌道：「長鋏，回去吧！出門沒有車。」

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

左右都取笑他，用此向孟嘗君報告。孟嘗君說：「為他駕車，比照門下的車客。」

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於是馮諼乘著他的車，舉著他的劍說，過訪他的朋友說：「孟嘗君以客禮待我。」

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

後來又過了一段時間。再彈著他的劍鋏，唱著歌道：「長鋏，回去吧！沒有東西可以來用養家。」

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

左右厭惡他，以他為貪心而且不知足的人。

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問說：「馮先生有親人嗎？」左右恭敬地回答：「有個老母親。」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孟嘗君派人提供她食物用品，不讓她匱乏。因此馮諼不再唱了。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後來孟嘗君出示布告，問他門下諸位門客：「誰懂得會計，能為我到薛邑收債呢？」

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

馮諼署著名說：「我能收債。」孟嘗君以此為怪而說：「此為何人？」

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

左右說：「就是唱著那個『長鋏，回去吧！』的那個人。」

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

孟嘗君笑著道：「客人果然有才能喔，我辜負了他，不曾見過他。」

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

就請他來而後接見他，謝著罪說：「我疲倦於國事，昏聵於憂慮，而且生性懦弱愚蠢，埋頭於國家的事務，得罪了先生。先生不以為羞，竟然有意想要為我到薛邑收債嗎？」

請注意：  
- 「文」，孟嘗君得名  
- 「沉」翻譯成「埋頭於」，也作「沉溺於」

文倦於事我疲倦憒於憂而性懧愚於國事,昏聵憂慮於而且生性懦弱愚蠢

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於埋頭國家的事務得罪了先生不翻譯

先生不羞先生乃有意欲為收責於不以為羞竟然有意想要為我到薛邑收債嗎薛乎

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

馮諼說：「願意做。」於是套好馬車，整理好行裝，載著債券契約而走，辭別時說：「債全部都收完了，用債款買甚麼而返回？」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孟嘗君說：「看我家所缺少甚麼，就買甚麼。」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驅趕馬車到薛邑，派官吏召集應當還債的民眾都來核對債券。

官吏召集應當還債(的)民眾都核對來合券債券諸民當償者悉驅而之薛使吏召驅趕馬車到薛,派而後來

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債券核對完了，馮諼起身，假托孟嘗君的命令，將債賜予諸位民眾，因此燒掉了他們的債券，民眾稱頌「萬歲！」

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

長夜驅車回到齊都，清晨請求拜見孟嘗君。孟嘗君以他的速度為怪，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接見他說：「債收完了嗎？如何返回得這麼快！」

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

(馮諼)說：「債收完了。」 (孟嘗君)說：「用債款買甚麼而返回？」馮諼說：「您說『看家裏所缺少甚麼，就買甚麼。』

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

我私下計算，您宮裏堆積了珍貴的寶物，狗與馬充滿了外面的馬棚，美人充塞在階下的陣隊。您家所缺少的僅為道義而已。因此我私下用債款為您買了道義。」

孟嘗君曰：「市義柰何？」

孟嘗君說：「道義是如何買的？」

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巿義也。」

(馮諼)說：「現在您有小小的薛邑，不撫愛民眾若自己的孩子，反而如同商賈以他門來圖利。我私自假托您的命令，把債款賜予民眾，因而燒掉了他們的債券，民眾稱頌『萬歲！』。這就是我所用來為您買的道義。」

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

孟嘗君不愉悅，說：「好吧，先生不要說了！」

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

一年後，齊湣王告訴孟嘗君說：「我不敢用先王的大臣來做我的大臣。」

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

孟嘗君回到自己的封地，離薛邑還有一百里，人民扶著老人攜著孩童，在路半上迎接他。

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孟嘗君回頭告訴馮諼：「先生所為我買的道義，我今日才見到了。」

目錄